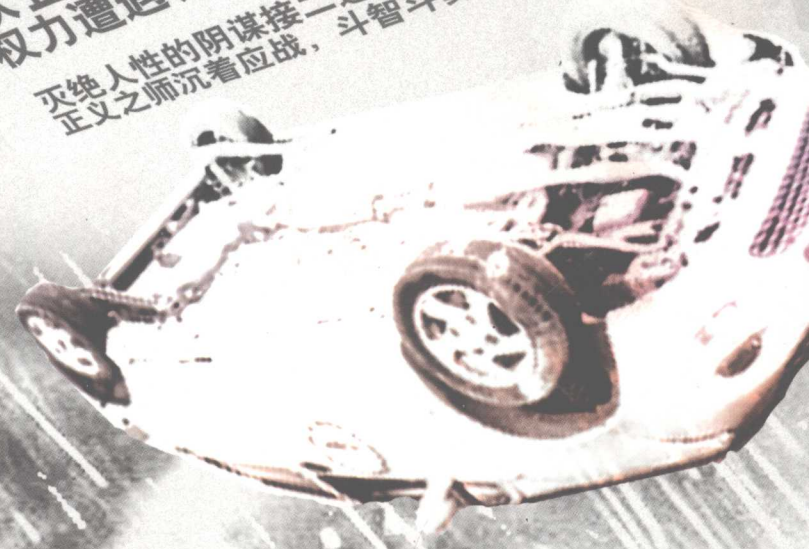


书记白锦
刹车失灵，小车坠沿，背
身爆炸，当场死亡。离奇车祸，

◎ 陈耳拾 著

纪要在行动

欲盖弥彰，引发连环杀戮
权力遭遇钱色腐蚀，纷纷温柔中计
灭绝人性的阴谋接二连三，满城腥风血雨中
正义之师沉着应战，斗智斗勇，令人拍案叫绝



北方文艺出版社

纪委 在行动

铁证如山，谁也无法为他开脱罪名

◎易卓奇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委在行动 / 易卓奇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5317-2314-1

I. 纪… II. 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2153号

纪委在行动

作者/易卓奇

总策划/周艺文

图书主编/简以宁

责任编辑/李庭军

装帧设计/李小青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

网址/ <http://www.bfwy.com>

邮编/ 15002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8

字数/210千

版次/2008年7月第1版

印次/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26.00元

书号/978-7-5317-2314-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承印厂调换。

服务电话: 0731—2918793

◎目录

一	1	二十二	97
二	3	二十三	110
三	6	二十四	117
四	8	二十五	124
五	13	二十六	130
六	17	二十七	136
七	21	二十八	157
八	24	二十九	161
九	29	三十	171
十	35	三十一	181
十一	43	三十二	191
十二	48	三十三	199
十三	53	三十四	206
十四	56	三十五	216
十五	61	三十六	231
十六	67	三十七	236
十七	70	三十八	252
十八	76	三十九	257
十九	82	四十	263
二十	86	四十一	270
二十一	89	四十二	276

张志刚进看守所以来没有一天不被“教训”。这种“教训”是他这个前市委副书记的秘书所经历的一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无法名状的人生磨砺，由不得他愿不愿意、高不高兴，没有选择，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

一个外号叫蜈蚣的牢友逼他：“说，东西在什么地方？”

“什么东西？我听不明白。”

“还装蒜！我揍死你！”蜈蚣脸上横肉翻滚。

“揍死我也不知道。”

又是“啪啪啪”一顿痛打，却什么也没得到。

张志刚这时才明白，在这里面他被人盯上了。蜈蚣远不是个普通的牢头狱霸，而是被人派来专门对付他张志刚的，张志刚在心里提醒自己，防着点，蜈蚣怎么打怎么闹他都不会让他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

蜈蚣什么招数都用尽了，还是没用，张志刚什么都没有告诉他。

一天晚上开饭的时候，蜈蚣把张志刚拉到一边，小声说：“慢点，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张志刚爱理不理。

“准备跑吧。”

张志刚惊恐：“什么？你说什么？！”

“跑！”

简直不可思议！跑？！他张志刚能逃跑？能做逃犯？受了这么多年的正统教育，当了八年市委副书记的秘书，他会去当逃犯？莫说他没犯罪，就算他是个罪犯他能逃跑？他能到处被通缉？他连想都不敢去想。

“听见没有？跑！”

“跑什么跑？我又没犯法，为什么要跑？”他有些不耐烦，他现在并没犯什么法，要跑了就什么都说不清了，还得背个逃犯的罪名。

“你看你傻不傻？就因为你没犯法就更要跑呀！”

“你什么意思？难道没有罪还要跑出个罪来？”

“说你傻不是？你知道你怎么进来的？”

“我什么事也没有，有人诬陷我。”

“这不就结了？你想想，你什么事也没有都能把你弄到号子里来这是为什么？这不明摆着是有人要害你吗？你肯定对别人构成了威胁，要不就掌握了别人的什么把柄。你怎么就不仔细想想，你一个前市委副书记的秘书平白无故地被打进监狱里这是为什么？既然有人把你整进来还会让你出去？不跑你只能在这等死！”蜈蚣什么都知道。

“什么？！你……怎么知道这些？你是谁？”张志刚警惕起来，问道。

“别傻了，张志刚，你背后到处是刀子，随时都可能被别人干掉，要想活命跟着我吧。”

“你不怕抓？”

“抓？抓什么抓，抓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不，我不跑，我要在这等个人。”

“等江峰？”

“你怎么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张志刚感到特别疑惑：他怎么知道有东西在他手里？他怎么知道他在等江峰？江峰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要找江峰这个想法只有他和已经被车撞了的市委副书记知道，蜈蚣怎么会知道？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在这里你永远别想见到江峰，也永远别想做成你想做成的事，要想见他就赶快走，他出差刚回，我可以带你见他。”

“你？”

“骗你是孙子。”

他终于决定和杀人犯蜈蚣越狱逃跑。

江峰到外地出差才回。人没到家，也没回队里，局长就把他叫到靶场。

举枪射击的是个二十三岁端庄秀丽的姑娘，叫王静茹，公安大学的研究生。刚开始分到市警察学校教书，她不愿意，找局长说要换单位。局长本来想要训斥她几句：你凭什么挑三拣四，把你分到警察学校就不错了，多少人进公安局都分到了派出所，甚至到了乡下。你留在学校一天也就是几节课，总不要晚晚加晚班吧，总不要天天搞案子吧，你还不满足？老局长话到了嘴边还是没说。一是对方毕竟是研究生，市公安局到现在还就这一个，是人才，应该尊重；另一方面，王静茹好像有些来头，人还没来市长就打来电话说这个人要好好安排，老局长虽然憎恶这种做法，可也无奈，他不想因为一个人的安排不当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他问她：“你想到哪里？在公安局内你到哪里都行，就我老头子一句话。”

局长作好了准备，哪怕再热门的警种、待遇再好的部门，只要她提出，他都安排。她却说她要到刑侦队，要当个刑警。

刘局长说：“你还是别去吧，那地方不适合你，你也不适合那地方。”

王静茹说：“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个女的？”

刘局长没有解释，一两句话解释不清，也没必要过多的解释。

王静茹说：“那好，既然你们不能满足我最起码的要求，我明天就把档案拿到省厅。”

她不是说的假话，还没毕业省厅就去公安大学要她，还答应她优厚的条件，住房、车子，还有职位，她没留下。她说她不想呆在机关，她想到基层，到实战单位去锻炼锻炼。

刑侦队就是她理想的地方。

既然她不能进想进的地方她当然只有马上离去。

刘百川活了大半辈子还没屈服过任何威胁，眼下却在这个在他看来的黄毛丫头面前屈服了。他知道这个研究生不是开玩笑的，说把档案拿走就真的会拿走，他希望把真正的人才留下，所以他最终采取了妥协。

正在姑娘举枪瞄准射击的时候，江峰匆匆忙忙走进了靶场。本来他是要问局长他岳父、前市委副书记白锦明车祸的事情，局长却跟他做了个手势叫他什么也别说，江峰只好一句话也没说，老老实实看着姑娘在射击。

“啪啪！”两声枪响，一个弹孔，正中靶心。

“好，好枪法！”刘百川和江峰几乎同时叫好。

刘局长彼此介绍道：“局长助理、刑侦队长江峰；王静茹，公安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学犯罪心理学的，刚分来，我把她交给你了。”

江峰有些意外地：“什么？局长，你怎么……”

“怎么把个女的分给你了？”

“刑侦队的情况您是知道的，这合适吗？”

“什么不合适？刚才还夸人家枪法好，怎么现在就……重男轻女！没什么好说的，就这么定了，这人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这是命令！”

“局长……”

江峰匆匆赶回家里，妻子白洁像盼到了救星一样，一下扑到他的怀里哭成一个泪人。

了解的结果非常简单：就在江峰出差的第三天，父亲和秘书、司机前去所辖的长宁县考察农业结构调整的情况，路上突然刹车失灵，小车坠落到十多米的山下，车身爆炸，父亲和司机当场死亡，秘书张志刚虽然跳车幸免一死，却很快成了罪犯。

江峰是侦查员，破案的老手，自然会提出许多别人想象不到的问题，诸如岳父的车子为什么会突然刹车失灵而以前从来没有失灵过？为什么偏偏就在那个坡

道上失灵？为什么秘书能跳车逃命可岳父和司机却死守在车里？有谁知道市委副书记会在那个时候经过那个坡道？车祸前有哪些人跟岳父联系过而出事后又有哪些人举止反常？交警队是怎么鉴定？等等，等等。

白洁和她的母亲知道的实在太少太少，几乎不能回答江峰的任何一个为什么。

有一点白洁一直疑惑不解，那就是父亲出事的前一天还说要去北京。说是到北京有急事找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省委林书记，还说要去中纪委。机票还是白洁买的，举止神秘，她说不要告诉任何人，可人还没去就出车祸了。

“你没问他的秘书或司机？”

“问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出了车祸张秘书就进了监狱，根本见不到他人。也不知怎么回事？魏市长亲自抓这个案子，控制得特严，谁也别想见到爸的秘书张志刚。”

“哦？”

“这里面肯定有鬼！江峰，你回来了就好，你一定要查查，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你放心，白洁，这事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江峰虽然很想留在家里多陪陪妻子，多陪陪岳母，她们受到的伤害太大，她们需要抚慰，可他没有。他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除了妻子肚子里未出世的婴儿，他又是刑侦队长，于公于私他都得立即弄清市委副书记车祸的真相。

“我想见见张志刚，找他好好谈谈。他是我们知道的车祸的唯一见证人，只有他能说明事情的真相。”江峰找了刘局长说。

“什么时候？”刘局长问。

“现在。”江峰说。

刘局长没有急于回答，来回地踱着方步。他很清楚，要见到张志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能惊动市里专案组，不能告诉任何人他们在调查车祸的事情，只有他和江峰悄悄进行，否则将会一无所获，甚至还会弄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来。

刘白川走到桌边，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刷刷刷”写上几句交给江峰，说“去看守所，他会跟你安排的，马上就去！”

三

江峰的行动慢了半拍。

就在江峰赶回本市的时候，关在郊外看守所的张志刚已经完全被人牢牢地控制和摆布，人身完全失去了自由。江峰知道张志刚的处境非常危险：为什么会有那起车祸、白书记为什么会死，张志刚为什么会进监狱，除了事件的制造者张志刚就是唯一的知情人。

张志刚有话要说，他要把车祸事件的真相告诉他认为最值得信任的人江峰。他从车祸现场匆匆赶到刑侦队找江峰，江峰却没在，他又想去找白洁和她的母亲，可什么都没来得及他就被抓进了看守所，罪名是受贿。他收过朋友的两万块钱，给朋友办事，现在朋友出来作证，他转眼就成了罪犯。

他什么都不能说，没一个人他敢相信，关于白书记的车祸他只能按照既定的要求回答，没有任何争辩的余地和可能。

一切都是预先设计好的，每一个程序都经过精心策划，容不得他申辩和解释，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微不足道和多余的。

就在江峰回到本市的那一刻起，看守所里的一起越狱计划正在加紧实施。当江峰匆匆赶来看看守所的时候，张志刚在蜈蚣的怂恿下“吞吃玻璃”被送到医院抢救。江峰又急急赶往医院，可还是晚了一步，张志刚和蜈蚣在一个神秘护士的掩护下已经逃出了医院。

追捕，警方部署紧急追捕。

年轻刑警秦小波带着王静茹正在医院搞调查，第一个发现了张志刚和蜈蚣逃跑的行踪，立即紧追不放。

他们一直追到了郊外一所希望小学。

这里正在举行希望小学的落成典礼，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魏戈和这所希望小学的捐款人、摩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陈绍杰正在给学校落成剪彩。突然，蜈蚣从旁边抓住一个学生掏出匕首向众人大声吼道：“不许动！谁也别动！外面的警察给我听着，我身上捆有炸弹，识相的给我让开一条路，也别挡着，不然我马上引爆炸弹！”

人们立即屏住呼吸，空气如同凝固。

现场保卫的警察立即疏散人员，围住歹徒。

危难之际陈绍杰大义凛然，毫无惧怕地向歹徒走去，喊道：“别动，把孩子放下，我跟你们去。”

“陈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危险！”旁边的记者焦急地喊道。

“不能把危险留给孩子！别管我，赶快通知警察，叫他们别跟着我们，不然狗急了会跳墙的。”陈绍杰说。

“你是什么人？”蜈蚣吼道。

“别吓着孩子，你们不就是要个人质吗？我来替他，我比这孩子有用，我是摩天集团的总经理，只要你不伤害孩子，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

蜈蚣满脸凶蛮，看了看陈绍杰，说：“你要耍花招我第一个炸死的就是你。”

“放心，只要你不伤害孩子我什么条件都能答应你，你把孩子放了吧。”陈绍杰。

蜈蚣把小学生推给张志刚，命令道：“看着孩子，没叫你放别放！”转身对陈绍杰吼道：“过来！”

“把孩子放了！把孩子放了！”陈绍杰边走边说。

“你先过来！”蜈蚣吼道。

陈绍杰还没到蜈蚣面前，张志刚早就把孩子放了，蜈蚣气得瞪了他一眼，冲上去一把揪住陈绍杰大声吼道：“走！”

场内气氛顿时高度紧张。

秦小波王静茹已经赶来，秦小波欲冲上去，被王静茹拉住“别冲动，人质危险，还是好好跟着！”

秦小波只得老老实实骑上了摩托跟在歹徒的后面。

蜈蚣歇斯底里地吼道：“闪开！都跟我闪开！后面的警察听着，谁要跟着我就炸死他！”

人们本能地让开一条道路。

陈总却被蜈蚣逼着钻进了自己的奥迪小车，无奈地离开了希望小学。

四

一切都像是精心策划的，吃玻璃，上医院，捆绑医生，劫持人质，一环套着一环，天衣无缝，只是一时还谁都没能看破。

秦小波追了一阵，与奥迪小车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再走了一会，秦小波所骑的摩托干脆停了下来，打开油箱，里面空空如也。秦小波气得摔掉油箱盖，在路上等着来车，却老没看见有车过来，只有眼巴巴地看着蜈蚣的车消失……

蜈蚣和张志刚跑了，在高速路上甩掉了秦小波也甩掉了江峰。一直跑到了离城五十里的农村，在两条国道交汇的地方，蜈蚣命令：“停车！”

陈绍杰刹车，蜈蚣抓住方向盘往右边一摔，小车“啪”的一声撞在路边的一棵树上停了下来。

蜈蚣拉着张志刚就要走，陈绍杰拖住蜈蚣：“慢！想跑？！”

蜈蚣掏出匕首就要向陈绍杰扎去，张志刚喊道：“住手，别杀人！”

蜈蚣对张志刚吼道：“滚！快滚！再不滚就没机会了！”“嚓”的一刀狠狠地刺在陈绍杰的胳膊上，陈绍杰一声惨叫，倒在车门下。

蜈蚣搜出陈绍杰身上的钱包拉着张志刚拔腿就跑。

陈绍杰的奥迪车被丢弃在路边，陈绍杰满身是血躺在地上……

江峰赶来的时候陈绍杰已经奄奄一息。

“绍杰，绍杰，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江峰焦急万分，躺在他面前的陈绍

杰不仅是著名的民营企业家，省人大代表，还是他的少年同学，陈绍杰千万不能有事。

“没……我……没事，快，快去抓歹徒。”陈绍杰捂着伤口咬紧牙关说道。

“他们在哪？往哪跑的？”江峰问。

陈绍杰迷迷糊糊指了指蜈蚣他们逃跑相反的方向，什么也说不出。

江峰不再多问，叫秦小波立即送陈绍杰去医院，自己如此这般部署了追捕行动。

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

蜈蚣和张志刚根本就没逃出太远的地方，在那个四处都可以逃跑的现代立交桥上，他们哪里都没去，就躲在了附近的一个山上，谁都没有想到。

已近黄昏，张志刚还在拼命地往前跑，蜈蚣却停下了脚步，叫住张志刚：“别跑了，没人追了。”

张志刚这才停下脚步，回头看看，后面除了蜈蚣什么也没有，便放心地坐在地上喘着粗气。歇息了一阵，张志刚又仔细地看看山下，问蜈蚣：“真没人追了？”

蜈蚣肯定地点点头：“没人追了。”

张志刚突然想起什么：“哎，那个陈总经理不会有事吧？不会死吧？”

蜈蚣不以为然：“管他呢！死了活该，谁叫他出来充英雄？他以为他是谁呀，警察还不敢上来他上来干什么？”

张志刚祈祷：“上帝保佑，陈总千万不能死，他一死我们就成了杀人犯，那咱们的麻烦就更大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哎，都怪你，逃就逃呗，还杀什么人吗？要是弄出人命来了你怎么了得？”

蜈蚣：“什么怎么了得了不得？大惊小怪，不就是一条人命吗？”

张志刚惊讶地：“什么？你……”

蜈蚣：“别说了，让我好好歇会儿吧。”他就睡了。

蜈蚣不时发出鼾声，却又间或睁开半只小眼，似睡非睡。

张志刚完全觉得蜈蚣已经熟睡，便悄悄拉开脚步向山下走去。他有他的打算，他跑出来的目的就是找江峰。他很清楚他不能跟这个杀人犯在一起，他可以同他一起跑出监狱，但他不能跟他一起步入江湖。以前他怎么杀人他不知道，仅仅就

是刚才几个小时他就看清了他的无比凶残。他不可能跟这种人为伍，尽管他背着莫须有的罪名，但他认为自己始终是清白的，是无辜的。他必须离开他，找到了江峰之后还要告发他。

他悄悄地离开他，可还没走开三步就被蜈蚣发现了。蜈蚣依然闭着眼睛，不急不慢地说着：“就想走？为什么不叫我一声？”

“啊？你没睡？”张志刚惊讶。

“我知道你要走，我不会睡的。”蜈蚣说。

“蜈蚣，你行行好，让我回去。我想回去看看我爸，七十几岁了，一个人在家里不方便。”张志刚几乎是乞求。

“哦？你还蛮孝顺的嘛，不过你怎么就没想到这是送死？你家周围现在到处都是警察，你想自投罗网？”蜈蚣提醒他。

“坐在这里也不是办法呀，两个人呆在一起等警察来抓？人都跑出来了还有必要拴在一起吗？难道你连这个道理也不懂，两个人的目标比一个人更大！”张志刚说。

“还用你教我？别做梦吧，你跑不掉的，好不容易把你弄出来会让你跑？”蜈蚣现出一点凶相，说。

“你想干什么？”张志刚问。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不把文件交出来你永远也别想走！”蜈蚣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

“为什么？为什么你总不肯放过我呀？”张志刚痛苦地呼喊。

“我放过你谁放过我呀？张志刚，你也别怪我，这就是命。”蜈蚣又安慰他说。

张志刚满脸的无奈，毫无办法。

只好和蜈蚣呆下去，反正天还没完全黑下来，干脆躺下，睡觉，重新寻找机会。

蜈蚣又迷迷糊糊睡了。

张志刚见蜈蚣闭上眼睛，便悄悄地拿出从的士司机手里要来的那个手机拨打了江峰的电话：“喂，江峰吗？我是张志刚，我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

手机里江峰在喊：“张志刚？！你在哪里？快说，你在哪里？！”

张志刚正要说什么，手机被蜈蚣夺去了。他慢条斯理地跟江峰说话：“江队长吗？你好吗？张志刚就在我这，好着呢，你不是想找他吗？我们在广州等着你呢。”“啪”的一声把手机摔得粉碎，他对张志刚吼道：“我操你妈！”毆住张志刚一顿拳脚相加，末了，他掏出匕首架在张志刚的脖子上，再次逼他交出白书记给他的东西。

“交出来，把东西给我交出来！白书记的文件！”

“你……你怎么知道我有白书记的文件？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谁你别管，把笔记本交出来！”

“啊？！你是他们一伙的？”

“你别多问，我也是受人之托，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把东西交出来吧，交出来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

“为什么？为什么我还是逃不出你们的手掌啊？！”张志刚痛苦地喊道，一边拼命地抓着自己的头发。

张志刚脑中闪现出那场可怕的车祸：

郊外的公路上，张志刚同白书记往郊外奔驰。

“白书记，好像有人跟踪。”张志刚从反光镜里看见两车紧跟其后，警觉地说。

“我知道，他们是冲我来的。”白书记也从反光镜里看到了跟踪的车辆。

“怎么办？要不要通知公安局？”

“没用，已经来不及了。”

“那……”

“没别的办法了，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你一定要把它交给江峰。这是一个特大腐败分子受贿的重要证据，千万不能丢！”

“白书记，您？”

“你别管我，你就在前面的拐角下车，剩下的我来对付。”

“这样危险！白书记！”

“没事，他们要的是这份文件。没文件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的，我毕竟是市委副书记。”

“可是您……”

“快！别多说了，前面就拐弯了，准备跳车，拿好东西！”说完他把一个档案袋塞给了张志刚。

张志刚装好笔记本，在拐弯的地方减速，白书记把张志刚推下车：“快走！”

张志刚跳下车立即钻进路边的山上。

可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白书记的车被那辆卡车撞到了山下……

卡车迅速开走，后面紧追而来的小车立即停下。几人涌至白书记翻车现场，立即翻找东西，什么也没找到。白书记欲坐起身来，一个戴墨镜的男人用手巾一把捂住白书记的嘴巴。白书记伸了几下手脚就再也动弹不得……

那几人立即四处寻找，张志刚无奈离开现场……

“交出来！”蜈蚣的吼声把他从梦中惊醒，张志刚仿佛觉得车祸现场的那些人又在追他，其中蜈蚣也是其中之一。看来这是个庞大的集团，他们的魔爪从监狱外伸到监狱内。又从监狱内伸到了监狱外，无论如何他得逃，他得逃出他们的魔掌。

张志刚突然灵机一动，喊道：“你看后面，警察来了。”

蜈蚣本能地回头看看，张志刚拔腿就跑。等张志刚跑出几米蜈蚣才发现上当，立即飞奔追去。

拼命地逃跑，拼命地追赶。

蜈蚣终于追上张志刚，大声地喊道：“站住！你跟我站住！再不站住我就不客气了！”

张志刚无奈地停下了脚步……

“你别跑，你跑不掉的。你不给我本子我会没命的，我肯定会一直耗着你。要不我把你交给老大，让他来处理。”蜈蚣说。

“老大是谁？”张志刚害怕地问。

“我不会告诉你老大是谁？我只能告诉你他的势力强大得你无法想象，黑白两道他都控制自如。你应该最清楚，市委副书记为什么会出车祸，为什么会死！我不想多说，你别指望我会放你，我放过你谁放过我？还是乖乖地把文件拿出

来吧，看在牢友的份上，我不杀你。”蜈蚣说得也还诚恳。

“蜈蚣，谁叫你来救我？又是谁叫你到我这拿文件？你告诉我，我会考虑你的要求。”张志刚还是想问个究竟。

“叫你别问，问了对你没好处！你没必要弄清楚我是谁，也没必要弄清老大是谁，更没必要弄清是谁要这个文件。最好什么都别知道，你知道得越多对你越没有好处，你就越危险。再说问我也不会告诉你，我要的只是你手里那份文件。”蜈蚣说。

“我也告诉你我不会把文件交给你，我不能交给你，交给你就什么都完蛋了。”张志刚说。

“你别逼我！你是知道的，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进监狱前我杀死了两个人，对我来讲再多一个不是件难事。我们也算是难兄难弟，我不想出手，真的。我救你的目的就是要你把文件交出来，你要不交出来我们谁都别想安宁。说吧，文件在哪？”蜈蚣现出凶狠的本性。

“我藏起来了。”

“藏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地方。”

“走，带我去拿！”

五

警方的追捕在紧张进行。

鉴于两个特殊的对象，市局迅速召开了追逃会议，局长刘百川通报了两名逃犯的情况：一个叫张志刚，原来白书记的秘书，市里专案组的要犯；一个叫吴弓，外号蜈蚣，抢劫杀人犯，三进宫了，惯犯，对社会直接构成威胁。两个非常都是重要犯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将这两个逃犯抓获！